

◎非常记忆

一张老歌单

每当我看到一张1951年5月1日哈尔滨市国际劳动节的歌单,就不由地回忆起70年前中国抗美援朝的往事。那时我刚上小学,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大喇叭播放歌曲,卡车上戴着大红花的工作人员,在锣鼓声中驶过。各种宣传队到居民区、工厂、学校、乡镇演出,宣传抗美援朝。街道上组织妇女学习时事、成立读报组,我母亲是读报员。我家附近的树林里修建了防空洞。家家窗玻璃上贴着米字形麻纸条,窗帘两面是红黑布,晚上实行灯火管制,夜间警察和民兵在街上巡逻。时常有防空演习,警报一响,大家立刻进入防空洞。

父亲也报名了要参军,他们单位每月都有职工演唱抗美援朝的文艺节目和电影。我家附近的亚细亚电影院及时上映朝鲜战场的纪录片。父亲全天在单位工作,邮件、电话、电报很多,总是深夜才回家。家属院的大孩子组织我们在院门口盘查生人,一起给父亲们送午饭和晚饭。那时粗粮很少,主要是高粱米、窝窝头。妇女给志愿军做单军服,那时没有缝纫机,她们一针一线缝制,并规定了时间和质量,不合格的要返工。我母亲缝制军服没有返工的,我有时半夜醒来,看她还在灯下干活。我姥姥住在大直街,主要是做棉军服,有一次,我去看她,见她身上沾些碎棉屑。当时,我在辽宁农村的奶奶给志愿军炒黄豆和炒面。

我们学校经常组织大家听前线战况的通报,宣讲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学唱革命歌曲。父亲给我订了少儿杂志《好孩子》,里面有许多志愿军的故事,至今我还保留了几本。我们每天除了文化课外,还每人持一木棍,集体演练军操。学校号召同学们为前线捐献物资,我把父母给的零用钱都捐献了。学校发动大家捡废铜烂铁,我们就到街头巷尾捡锈铁钉、铅丝头、破马掌送到学校。1953年7月,我们战胜了美国侵略者,朝鲜停战,我国开始了全面建设。

1958年春天,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一部分官兵早晨到达哈尔滨市火车站,冰城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英雄凯旋。长长的欢迎队伍站满火车站前的红军大街两侧,用彩旗、鲜花、锣鼓、红领巾欢迎亲人回到祖国,一直到中午才结束。

当年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哈尔滨市人民全力支援前线,到处是生产竞赛,处处闻歌声:《义勇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东方红》《金日成将军之歌》《王大妈要和平》等,还有一些延安时期的歌曲。这些歌孔武有力、旋律激昂雄壮,在哈尔滨市家喻户晓、广为传唱,大大激发了人民的战斗意志。我父亲五十年代中后期调到呼和浩特

市工作,在有限的行李中带来了这张歌单,它从东北大地来到了塞外,是历史的见证者。在今年十月份中央电视台《抗美援朝文艺晚会》上还演唱了由东北人民创作的《全世界人民团结紧》这首歌曲。愿这些歌曲在祖国的大地上永远回响。

文/于佳平

◎青青左岸



立冬日

立冬又来,站在十一月门户后,像是等候已久。立为起始,立冬寓意着冬季来临。当我们还沉浸在秋高气爽时,冬已叩门而入。不禁念着时光匆匆,一年即又岁暮,催人渐老。

读元代陆文圭诗句,“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犹带露,红叶已随风。”不由感叹一年中秋冬又来。

前些日与友人结伴去大山深处,车在柏油山道盘旋,像是行走在波彩的画布上,绿叶红枫,溪水潺潺有声,幽谷之中,自然风声阵阵。阳光下,空气也不燥热,有着山林间的湿度。深秋时节,层林尽染,四处都洋溢季节里的气质,不禁徜徉于深秋风光里。

冬却不同,寒意深深。尤其是站在南方,眺望北方,那种直逼零下的寒气,颇有种冷酷到底的感觉。北方的居室却是南惦念着的,进屋暖意洋洋,即刻体会到家的亲和温馨。正因如此,南北相互惦念,记着你的好。

立冬而起,屋外秋意正浓,想起前年立冬,独自骑车大山深处拍摄,去找寻清时的遗迹。溯源说起,清朝年间,在皖西南地带太平军与湘军征战不已,当地百姓流离失所。为了避乱,有的家户往西北方向躲到皖鄂交界大别山中,有的顺着湖岸线东北方向来到皖中腹地,求得安宁。他们藏于深山,过着封闭山居生活。

立冬时日,骑车山里,旷野上稻谷金黄。过山垭,山林密布,枝叶色彩斑斓,顺山道村郭骑行,一旁山溪淙淙。不同山外,山里沿途陆续出现石屋。这是先前移民到此,就地取材,利用地产片岩石垒砌而成,没有水泥砂浆,利用岩石造型相互错落堆砌,石屋之多成为大山一景。再往里行,村在洼中,鸡犬相闻,只是人家渐为稀少。抵到山道尽头,终隐于一片密集山林。坐在半坡,望见矗立的几座石屋恍然隔

世。一位老人植田,近前招呼,口音已非当地。因为孩提在皖西南生活过,那种方言听着耳熟,相谈起来亲切几分。

一百五十年前,他们祖先一路奔波逃难于此。提起先祖经历,老人已然不知,只晓生于斯,死于斯,世代隐于深山。如今,年轻者早早走出大山,读书上学工作,身在异乡,远离大山,渐渐模糊对大山中故土记忆。老人们,在山中留守,也像着石屋一样,开始荒老、落寞,最终都成为大山里被遗忘的地方。

节气,像时间上的公路界碑,有着一段路途的起始与结束。站在立冬回望,这一年所有的发生,如剧情般渐渐走向结尾,有的渐渐明晰,也渐渐露出答案的痕迹。

想起那次骑行,当我开始返程,骑到山垭转弯处,停车转身再回望山林下石屋,那位年龄如立冬的老人,站在立冬时节古樟下,微笑着,向我挥手。

文/杨钧

◎人生絮语

墙壁种诗

我家和同事家,隔街相望。

街道宽阔,同事便在墙根底下种了两棵小苗。我很诧异:“你这是种的丝瓜还是南瓜呀?”同事取笑我:“你就知道吃啊。临街住着,灰尘多,噪音大,我要种一幅挂毯在墙上,秃墙就有了伴儿,不寂寞了。”我反过来取笑他:“你可真是一个不靠谱的诗人,诗歌能种在墙壁上吗?”他笑而不语,却有一种势在必得的自信。我想,那就拭目以待吧!

出差数日,回到小区,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同事种的竟然是两棵爬墙虎。它们鲜亮的小瓜子紧紧地抓着墙壁,当时已爬离地面一尺,嫩绿的叶子随风抖动着,远看,真有挂毯的雏形了。

好奇心驱使,我天天观察看着它们往上爬,简直成了一个念想。

到了夏天,爬墙虎旺盛生长,一副绿色挂毯已然呈现眼前。

爬墙虎的小瓜子一刻不肯闲,努力地攀爬着。风猛烈地吹过,它们只是摇摇叶片,小脚丫牢牢地与墙壁融为一体。风揪住它们的叶子,拧着它们的茎,沙沙作响,却奈何不了它们分毫。风只好摇摇头,走远了。偶尔,风又飞回来,只是为了与爬墙虎逗趣,最后只好躲进叶子里嬉闹,再从叶子间的缝隙里溜出来,不见了踪影。

风磨炼了爬墙虎的筋骨,它们越爬越老练。打头阵的一枝柳足劲儿开拓新领地,紧随其后的“大部队”更是势不可挡。爬墙虎的根深深深扎进土里,那里有源源不断的营养,而墙壁是舞台,它们尽情爬出一幅画卷。

风走了,灰尘也在爬墙虎面前败下阵来。雨也来凑热闹,哗哗倾盆而下,冲刷着满墙的小脚丫,击打着叶片,可爬墙虎只是稍微低低头,

算是和雨水打个招呼:“墙壁上方,还有大片领地,哪还有闲工夫搭理你呢?”

攀爬,一路向上,一步一个脚印,来不得半点马虎。雨水也交了“白旗”,而爬墙虎的叶片绿得更加鲜亮了。

我由衷地佩服同事,他真是一个靠谱的诗人。这爬墙虎就是他种在墙壁上的一首诗歌呀!这首诗歌是一幅有生命的挂毯,美得鲜活。

后来,恼人的秋霜来了,它们所向披靡,将利刃一刀刀劈向爬墙虎。不过,那满墙的叶子却抖擞精神,发生了神奇的渐变,开始红如朝霞,黄如橙皮,一波波绿叶,一波波红叶,一波波黄叶,像一挂绚丽织锦悬挂墙壁上。看来,秋霜也奈何不了爬墙虎,反倒为它们换上了彩妆。

爬墙虎一生都在奔跑,每个小脚丫都是一只紧扣墙壁的“小老虎”,无数个“小老虎”朝着一个方面努力攀爬,真有“虎虎生威”之势,怪不得人们称之为“爬墙虎”,确实形象又贴切。

爬墙虎在墙壁上是威风且抢眼,可它的的确确又是柔韧且风姿,它是一首种在墙壁上的诗歌。

文/宫佳

◎往事情怀

回忆中的祖母

在一个极为炎热的夏夜,独自窝在学校的办公室乱翻书,突然看到一本好久未曾打开的旧时相册,一张张地翻阅和追忆,祖母的照片蓦然映入了眼帘,慈眉善目一身旧式黑色服装的她在柔和灯光的映照下那么慈祥地看着我,仿佛在责备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到故乡探亲,又好像在叮嘱我别太熬夜,早点回家休息。多么亲切的一种心灵之间的互动,那些在繁忙的日子里被尘封的往事奔涌而来,应接不暇,让我沉浸在对童年的追忆之中。

我常常对父母和一些朋友说,我的童年终结在1992年读初二那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爱我疼我的祖母因突发疾病离开了人世,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因此而仓促地结束了。记得是一个同村的同学给我带话,说本来好好地午后坐在门口长椅上与邻居闲谈的祖母突然脑袋一歪就不省人事了,在城里的两个姑妈都赶回了家。听闻消息后,我也匆匆地从乡中学几乎跑步回到家中,在祖母的病床前连声呼唤,可她那么安详地躺着,有着若有若无的呼吸声,蠕动着嘴唇硬是没能给我半点回应。因在校寄宿,我又匆匆赶回学校学习。第二天一早,我急匆匆地跑到读初一的妹妹那里打听消息,眼眶哭肿的妹妹说祖母在当天凌晨六点已经去世了。我几乎是大声嚎哭着返回自己的教室。在祖母出殡时,我长跪不起,撕心裂肺地哭泣,那个腼腆

而又倔强的乡村少年沉浸在对祖母给予的各种关爱的事情的回忆之中,那种悲恸之中夹杂着甘甜的念想的味道,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祖母是一个旧式女子,个头挺高,缠过足,不能行走太远,但个性随和,乐善好施,在我的记忆之中极少有她发脾气的情景。她养育了六个子女,参军的伯父和两个姑妈随参军的姑父都入了城,另外两个姑妈和排行最小的父亲留在乡村。她的晚年基本上也是跟我们一起度过的,很多年以后,我跟城里的姑妈姑父聊天,他们都会说起祖母在选择女婿时只看人品不重门第财富的标准,这两个姑父都是家里一贫如洗的,而我家在当地稍微算好一点的,来攀亲的人也不少,说起这两个姑父都是常怀感激之情。祖母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人,母亲跟我说起祖母时也常常心怀感念,在我的记忆之中,祖母跟母亲之间从未产生龃龉,更别说冲突了。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祖母对母亲的善意和关爱。1970年代初,父母结婚没多久,母亲罹患肺结核。在那时,这几乎是不治之症,瘦到只有六十多斤,腹中胎儿也被迫放弃,头发几乎掉光,是外公和父亲用担架抬到乡卫生院住院治疗的,在住院的那五十多天,是祖母和外婆轮流去医院照顾打点。祖母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尽管有邻居放出各种治不好会人财两空的议论,她也完全不为所动。奄奄一息的母亲终于活过来了,身体复原后才有了我们三兄妹,她也因此对祖母感恩了一辈子。

三十多年前的湖南乡村,尽管我们不用做“留守儿童”,可日常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父母都要忙于农活养家,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七十来岁的祖母承担,尤其是我们三兄妹的衣食住行等。祖母将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相比于同村的儿童,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可以按时保证的,也基本不用穿打补丁的衣服。城里亲戚回来看望她老人家赠送的罐头、麦乳精、饼干、水果等在乡村很稀罕的食物,祖母也会保管好,自己很少享用,经常是拿给我们吃。不但给我们填饱肚子,还经常散发给同一个院落的邻居和小孩子享用,这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自然是特别慷慨的行为,可祖母做这一切都特别自然,从来没有半点施人恩惠的神色,她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帮助人。

祖母过世已经二十八年了,这将近三十年的岁月,无论是我的家庭,还是湖南的那个小乡村乃至中国,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可是我在想无论世道如何变幻,无论人生怎样魔幻,祖母在她生前的一言一行中所弥漫出来的那种平凡人生中的德性,那种急公好义乐于助人、慷慨与仁爱,那种勤俭持家宽和待人的品性,那种不趋炎附势而贵重人品照顾弱者的价值准则,却是我们这个家庭乃至大家族的家风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吧。

文/唐小兵